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正蒙初義　卷八七

詳校官典籍臣潘奕雋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温汝适

謄録監生臣毛大瀛

正蒙初義卷七

邳州知州王植撰

大心篇第七

補訓此篇大意盡於首節狥象喪心即見聞梏心之意知合内外於耳目之外即德性之知人病其以耳目累心而不務盡心與聖人盡性正相反成吾身節

又申人謂已知節意以上皆申不以見聞梏心句體

物體身節言體道則大應大心體物意又言以天體身則能體物又從成心忘化與時中說到盡性則首節所以盡性之旨益明又以君子之大大於道明大心體物意燭天理是喻大於道之意末二節闢釋氏釋氏不能知命盡性所以不能大心體物

愚按此篇凡十六節通篇一意理致綿密雖文多不相屬而前後之意實互為發明前六節大槩皆就知邊言體物體身以下八節言身能體道則大

心能無私則能體道而盡性不專就知言然知行相輔而進非竟分二事也末二節明釋氏之不能大心而盡性○首節入近思錄論學釋氏妄意天性節入辨別異端

大其心則能體天下之物物有未體則心為有外世人之心止於聞見之狹聖人盡性不以見聞梏其心其視天下無一物非我孟子謂盡心則知性知天以此天大無外故有外之心不足以合天心見聞之知乃物交而

知非德性所知德性所知不萌於見聞

朱子曰體猶仁體事而無不在言心理流行脉絡貫通無有不到苟一物有未體則便有不到處包括不盡是心為有外蓋私意間隔而物我對立則雖至親且未必能無外矣○問體之義曰此是置心在物中究見其理如格物致知之意與體用之體不同○問不以見聞梏其心曰此是說聖人盡性事令人理會學先於見聞上做工夫到然後脫然貫通蓋尋常見

聞一事只知得一個道理若到貫通便都是一理曾子是已○盡心則只是極其大心極其大則知性知天而無有外之心矣然孟子之意只是說窮理之至則心自然極其全體而無餘非是要大其心而後知性知天也○問如何是有外之心曰只是有私意便內外扞格只見得自身上事凡物皆不與己相關便是有外之心○問如何是不足以合天心曰天大無外物無不包物理所在一有所遺則吾心為有外便

與天心不相似○横渠此說固好然只管如此說相將便無規矩無歸着此心便瞥入虛空裏去了夫子萬世道德之宗都說得語意平易從得夫子之言便是無外之實

補訓大其心三句泛言理下以世人引起聖人見聖人能大心體物下引孟子說到天上以合上文大而無外之旨見聞數句又申世人五句意○大其心將心量展拓令大照下不以見聞梏其心看便明大心

體物則無外有未體則有外矣不以見聞梏其心則其心大視天下無一物非我則能體物無外矣孟子盡心知性知天引來重在天上以取大而無外之意有外之心不足以合天心盡心知性者能以無外之心合天心故知天

愚按此節大意見人當大心以體物而見聞之知不足以爲知也○語意云性者萬物之一原而具於人之一心心之量本大也人能大其心之量則

視天下之物為一體而無所不包苟一物有未體則心為有外而其量不盡矣然心之大不大有故焉世人之心止於聞見之狹而不能盡所以小也聖人窮理盡性不以見聞梏桎其心故心大心大而視天下之物無一物非我分内故能體天下之物而無外孟子謂盡心則知性知天正謂心大則性無不盡而與天合德也蓋天大無外故有外之心不足以合天心若大心而盡性而有不能知天

者乎所謂世人止於聞見而聖人不以梏其心者

蓋見聞之知乃交於物而知知囿於物惟德性所

知則不因見聞而萌故能體天下之物而無外也

○補註以大心體物與不以聞見梏心分仁智對

言竊謂此節大槩皆屬知一邊細玩朱子之說所

謂心理流通物我對立者似以語仁而其謂置心在

物中究見其理物理無所遺者皆以言知何得以

仁智截分為二意蓋大心體物猶大學補格致傳

而云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者此四句虛下以
世人之狹引起聖人之大正明其實狹即大之反
聖人盡性二句即大其心之實視天下無一物非
我即體天下之物之實也盡性內有窮理意宜照
下德性所知與中庸盡性盡人物之性者微異無
一物非我已有合天意故引孟子以明之孟子本
謂盡心由于知性知天此則謂盡其心之量則性
無不盡而自能知天意以盡心貼大心知性貼盡

性知天貼天下無物非我天大無外三句即承上
無物非我而反言以明之耳○人心之量無所不
統而自私自利之人所見不過耳目之前視一身
之外已成秦越茍學者見理稍澗則於物我之間
亦覺相關處多然所見亦各如其量而止惟聖人
天性渾然全體洞徹視天下之物皆我一體近而
親遠而民物皆非身外之事故其見之於施為者
自有親親仁民愛物之實事但張子專為人之私

已而見不廣者發故於親親仁愛之實事未之及
而但即所見之大小言之謂此已該仁之意則可
謂為仁智對言則不可

由象識心狥象喪心知象者心存象之心亦象而已謂
之心可乎

發明此言世人以見聞梏其心者

補訓夫物皆有象也由物之象可以識心若狥象反
以喪心所以然者何也知象者超於象外乃謂之心

猶象而存象之心心亦滯於象而已尚謂之心可乎

○由象識心則不以見聞梏其心猶象喪心則止於聞見之狹知象承識心來存象承猶象來知象者由象而知其理也存象之心心溺於象而昧其理也亦象而已心亦為象也

高注天下之物皆象也由象識心者格物致知也猶象喪心者玩物喪志也

人謂巳有知由耳目有受也人之有受由内外之合也

知合内外於耳目之外則其知也過人逺矣

李注申明不以見聞梏心之意

高注耳目有受受於外也不知耳目所以有受雖曰交於物而亦吾心之知與之合也然交則合而知不交則不知是其知止於聞見耳必於聞見之外而有知則德性所知乃為知之大焉

愚按内外以心與物言集釋以心為内耳目為外補訓因之以上内外為耳目與物下内外為心與

物皆非是。語意云夫人莫不有知矣人謂己之有知由耳目有所受於外因物而起也不知耳目有所以受者焉人之有受蓋由心之在内者與在外之物兩相合也物理皆具於心故觸之即動耳人知以心體物合内外於耳目之外而不專恃耳目則是不以聞見為知而以德性為知其知豈不過人遠矣乎

天之明莫大於日故有目接之不知其幾萬里之高也

天之聲莫大於雷霆故有耳屬之莫知其幾萬里之遠也天之不禦莫大於太虛故心知廓之莫究其極也人病其以耳目見聞累其心而不務盡其心故思盡其心者必知心所從來而後能

徵引詩小雅小弁篇耳屬於垣○易上傳之六章以言乎遠則不禦本義不禦言無盡○禮樂記使耳目鼻口心知百體皆由順正○莊子人間世篇狥耳目內通而外於心知

補訓此亦承上文耳目心而申言之以耳目之高遠形心之大○夫耳目未嘗不高遠而心為尤大也天之明莫大於日故有目者接之不知其幾萬里之高也天之聲莫大於雷霆故有耳者屬之不知其幾萬里之遠也耳目之能有如此若天之不可盡莫大於太虛故人心之知廓之而莫究其極與太虛同其大也人之病在逐於見聞以耳目累其心而不務盡其心之量耳故思盡其心者必知心所從來由於天與

天同大而後能然也集解人之心本於天而生天之太虛無所不包心之理本亦無所不包也是為心所從來知之則必自識心之大矣然後能加盡心之功耳目雖為性累然合内外之德知其為啓之之要也

華注張子恐人因上文所言遂欲遺耳目而專務識心便入於佛氏之學故言啓吾知者仍在耳目以實之

李注為性累者其官不思而蔽於物者也為心助者

多聞多見以畜其德者也

成吾身者天之神也不知以性成身而自謂因身發智貪天功為巳力吾不知其知也民何知哉因物同異相形萬變相感耳目內外之合貪天功而自謂巳知耳

徵引左傳僖公二十四年介之推曰竊人之財猶謂之盜况貪天之功以為巳力乎

補訓此申言巳有知由耳目有受之意不知以性至知也一氣説民何知以下申明上意民何知即承不

知其知○成吾身者性乃天之賦予神妙不測者也

性自有知乃天之功人不知以性成身而自謂因身

之耳目有受以發其智是貪天之功為巳力吾不知

其知為何如也民果何知哉因物之同異相形萬變

相感耳目交物内外相合而有知乃遂貪天功而自

謂巳知耳亦不足為知矣

李注推梏於見聞之弊其迷謬必至此

愚按不直曰性而必曰天之神見性中原有感通

之妙也不知以性成身猶言不知性具於身非用功語集觧謂以性成身為復其性之本末是因物三句是就自謂因身發智者言之但見物變相感内外相合而知出遂謂已有知而不知内外之所以合者即天之神為之也

體物體身道之本也身而體道其為人也大矣道能物身故大不能物身而累於身則藐乎其卑矣

朱子曰非以身體道蓋是主乎義理只知有義理却

將身只做物樣看待謂如先理會身上利害是非便是以身體道如顔子非禮勿視便只知有禮不知有已耳只知有義理直把自已作無物看伊川亦云除却身只是理懸空只是箇義理

補訓此節變性言道體道即所以盡性也先言道後言人重人體道上○泛言之則無物不體切言之則體乎人身道之本來甚大也身而體乎道則其為人也大矣所以然者以道為主而視身猶物故其人以

道而大若不能視身猶物而反以私累其身則其人失其大而藐乎其卑矣人可不知體道乎○道能物身能字以人言謂人能以道物身也

集觧體物體身言道為之體猶中庸所謂體物也體道言以道為體猶易所謂體仁也

張注將體身體道分作兩樣看未免將身與道作二見矣身乃道之軀殻也無此身則道亦無掛搭處故聖人但說修身則道立一語便了即如顔子克已亦

只言克去巳私耳何嘗直將巳身看作無物都要擺脫了至於伊川除卻身只是理別是一說蓋謂道理徧滿世間自身以外懸空都是義理似與張子之說不相干涉耳

愚按張子物身字微覺太高朱子亦就其說而解之張注所駁不可不知

能以天體身則能體物也不疑

補訓此承上體道而推及於天也天者道所從出

集解以天體身則吾身即天矣天之理無所不包故於物必能知之明處之當而體之也何疑之有成心忘然後可與進於道

補訓此承上文體道而言人當去其成心也忘之有存省工夫在

張注成心未便為不好之心但有意以處之未免執持於形迹之間故曰成心

愚按成心雖非甚不好之心然但云可與進於道

則忘之為功尚淺下節曰化曰時中曰聖不可知

乃推其至而言之

化則無成心矣成心者意之謂歟

補訓此承上忘字而申言其意必化方能忘化者因

時制宜變化無方之謂○成心何以能忘乎至於能

化則無成心矣成心者其私意之謂歟化則何私意

之有

無成心者時中而已矣

補訓此承上文化字而推其意時中即化之實也

集觧是所謂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意

心存無盡性之理故聖不可知謂神

補注此承上章無成心而言

張注存字正對不可知說

華注心存本是好字眼然有意在是初下手工夫非

成德地位先儒謂敬字是徹上徹下工夫然著意把

持又非敬即此意也

愚按此聖不可知以聖人之無思無為言與孟子異旨心存不必私心如程子稱孔子無迹顔子微有迹是也然理欲幾微之間少有未融即私心猶存顔子微有迹終是三月不違之後不無少間耳

以我視物則我大以道體物我則道大故君子之大也大於道大於我者容不免狂而巳

補訓此又申上身而體道為人大之意○前體物體身以道言此以道體物我以人言

集解鳥獸草木之類皆物也故以我視之則我大道者萬物之主以道體物我則我亦物也聽命於道者也故道大惟道大於物我故君子之所以為大人者惟其以身體道大於道而已矣若夫不能體道而徒自大其身則驕夸躁妄不免為狂人而已

愚按篇中體字有二義首節體物中庸體物之體也體物體身道體物我體物不疑皆此意身而體道易體仁之體也以天體身亦此意皆當隨文體

認不必強合

燭天理如向明萬象無所隱窮人欲如專顧影間區區於一物之中爾

李注燭天理者知性也萬象無隱則能體物矣

華注天理高明人欲則闇蔽故其所見如此

愚按此節雖不言心言性然亦大心盡性之義也

燭明也影間猶言闇處

釋氏不知天命而以心法起滅天地以小緣大以末緣

本其不能窮而謂之幻妄真所謂疑冰者與

徵引莊子秋水篇夏蟲不可以語於冰者篤於時也

孫綽遊天台山賦哂夏蟲之疑氷

發明張子既偹言大心足以體物恐學者不察而溺志空虛不免流入釋氏故此二章專闢釋氏之非吾儒謂天下之物無一非我故索大心以體之窮理以盡性也釋氏則謂天下之物無一非空故遂溺志空虛而不自覺求見性而不知窮理也

補訓釋氏不知有天命之性凡物皆實理而以其心法之空起滅乎天地是以其見之小因以論大而亦為小以其見之末因以論本而亦為末於其不能窮者輙舉而謂之幻妄豈非所謂夏虫疑氷者歟究其實由於不知天命耳○天命即性也緣因也

愚按天命皆實理故天地皆實形此吾儒之道也

釋氏則以空寂為心法欲六根妄想皆歸烏有乃即此以揣度天地亦以為宜歸於空及不能然則

遂舉而歸之幻妄以為太虛中不宜有而有之物起滅者謂其以一人之私見生之滅之猶所謂以意予奪人者也李注以起滅屬心語氣不合

釋氏妄意天性而不知範圍天用反以六根之微因緣天地明不能盡則誣天地日月為幻妄蔽其用於一身之小溺其志於虛空之大此所以語大語小流遁失中其過於大也塵芥六合其蔽於小也夢幻人世謂之窮理可乎不知窮理而謂盡性可乎謂之無不知可乎塵

芥六合謂天地為有窮也夢幻人世明不能究所從也徵引易上傳之四章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釋氏謂眼為色根耳為聲根鼻為香根舌為味根身為觸根意為法根心經云無眼耳鼻舌身意楞嚴經云六根成解脫金剛經云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

補訓此承上文不知天命以心法起滅天地而推言之妄意天性即不知天命不範圍天用即以心法起滅天地反以六根之微因緣天地遂謂天地日月為

幻妄即以小緣大以末緣本謂之幻妄下文蔽其用於小溺其志於大承六根天地言之塵芥夢幻又承小大言之是皆不能範圍天用不可謂之窮理盡性無不知又挽到妄意天性上末四句又推其塵芥夢幻之意層層說下總是極言釋氏之失較上節尤為詳盡○易範圍天地之化化即是用蔽遮蔽所見不全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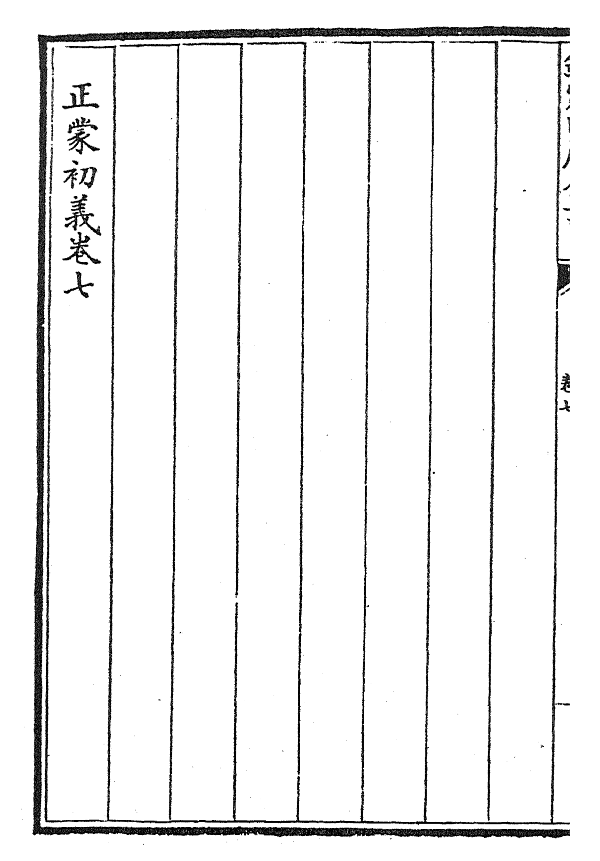
李注此條起數語即太和篇所謂畧知體虛空為性

不知本天道為用反以人見之小因縁天地明有不盡則誣世界乾坤為幻化者既不知陰陽剛柔仁義三極大中之矩則其語大語小也皆蔽於詖而陷於淫欲不流遁失中得乎蓋既溺其志於虛空是過於大也所以塵芥六合既蔽其用於一身是蔽於小也所以幻妄人世六合無窮也人世無息也謂之塵芥幻妄是不窮理者也不窮理者由於不知性之所有而昧於天之所以為天也反自謂盡性而無不知可

乎惟不能知性之所有而昧於天之所以為天故其塵芥六合也則以天地為有窮而性獨無窮不知性無窮天亦無窮也其幻妄人世也則其明不足以究所從來故謂天地且幻妄況人世乎不知天人異形同歸於道天人殊用同出於性天地非幻妄則人世亦非幻妄也蓋六根之輾轉流滯者乃人欲之末流而一陰一陽乃天理之本體以人欲之末流疑天理之本體豈非以小緣大以末緣本之過乎

愚按妄意天性謂以私意揣度天性不知範圍天用正見其實不知性也吾儒以性為至實性中萬理畢具故能範圍天地之化其於吾身則以性節情以理制欲隨處盡道以全其本然之體其於天地萬物則知明處當參贊位育以盡其分所得為之事皆所謂範圍天用也釋氏以空為心法遂欲遺棄一切是妄意天性而實不知本天道為用以盡範圍之理亦烏足與語性哉六根之微以下皆

言其不知範圍天用處即不知性之實也蔽于小
跟六根來溺於大跟因緣天地來語大語小二句
虛下言其實以六合為微塵芥子正溺於大而語
大之失中也以人世為夢幻泡影正蔽於小而語
小之失中也此數語層層推出總不外前節以心
法起滅天地以小緣大以末緣本之意明不能盡
與明不能究所從俱言釋氏少窮理之功而不能
明此補訓謂明其不能究所從亦未合


正蒙初義卷七

正蒙初義卷八

邳州知州王植撰

中正篇第八

補訓此篇首言中正貫道而有大與化之分至極其大二句收上文大化之意次言聖人不思勉學者不能不思勉因歴言學問之事至於致曲說到能化以應大化意有不知節至末又言教人之事學必由教

而入也

愚按此篇凡五十八節自首至勉蓋未能安也十三節言中正大化之淺深皆血脉貫屬然尚未及工夫不尊德性以下三十二節乃歷言為學之事不尊德性至妄去節以尊德去妄相屬結到得正至大以應前事豫以下至致曲節或自立言或釋成語則節各一意不必牽聯滋擾有不知則有知以下至末十三節又言教人之事教以廣其學也

亦節各一義文不相承○內仲尼絶四三句意有
思也一節俱入近思錄論學惡不仁故不善未嘗
不知一節責巳者當知天下國家無皆非之理一
節俱入克治學者舍理義一節入戒警

中正然後貫天下之道此君子之所以大居正也蓋得
正則得所止得所止則可以弘而至於大樂正子顏淵
知欲仁矣樂正子不致其學足以為善人信人志於仁
無惡而已顏子好學不倦合仁與智具體聖人獨未至

聖人之止爾

徵引公羊傳隱公三年君子大居正

張子語錄顏子樂正子皆到可欲之地但一人向學

緊一人向學慢

補訓首句中正並言下接正說又以得所止明正字

意樂正子只是善信顏子可謂大而未能化是以樂

正子形顏子非平重

愚按此節大意欲學者以中正為進德之地而中

正大聖實一篇之綱宋子鋭臣云自首至至於大

言中正可充而至大樂正子以下言中正必以學

而後至於大○中正雖平提中只帶言中正而不

偏於所往然後道可由此而至故曰貫天下之道

得正則得止得所止只足得正意葢以知之所至

言非已居其地之謂弘而至於大弘字内有學之

功在至於大即貫道之實也下以樂正顔子明之

知欲仁則得正而得所止矣不學則僅為善信而

未大學則智仁合一而大矣但未至聖人之止耳
此止乃已至其地而居之非但知至至之而已也
層次淺深諸家多誤○篇中中正之義各有淺深
此節俱淺看大中至正之極俱深看中道而立則
有位以弘之矯而得中然後可大中皆在大之前
宜淺看未得中而不居中道不可識知德以大中
為極極其大而後中可求中皆在大之後宜深看
於此不明則多牽合而不得其說者矣○樂正子

顏淵以下孟子善信章朱注採入

學者中道而立則有位以弘之無中道而弘則窮大而失其居失其居則無地以崇其德與不及者同此顏子所以克己研幾必欲用其極也未至聖而不已故仲尼賢其進未得中而不居故惜夫未見其止也

徵引易上傳之十章夫易聖人之所以極深而研幾也本義研猶審也序卦傳下篇窮大者必失其居

張子語錄顏子知當至而至焉故見其進也不極善

則不處焉故未見其止也知必至者如致廣大極高明此則儘遠大所處則直是精約顏子方求而未得故未見其止也

黄氏瑞節曰張子所引論語未見其止其説與舊解不同舊解對進而言則止為已意張子以止為聖人之極功故言顏子未至聖人之止未詳是否

李注又申上意盖得正則得所止故可弘而至於大是中道而立而有位可弘者也顏子之學能弘而至

於大矣而克己研幾必欲用其中此所以為好學也
補訓學者二句正言無中道四句反言位字跟立字
來言立則有箇地位矣顏子克己研幾正是要求中
道之極下以見其進未見其止証之
集解克己持守工夫研幾省察功夫知行並進求道
之方也
愚按首句中道以學者言即首節中正之中顏子
未得中謂中之極也即後極其大而後中可求之

中上言有位下言無地地即位也上言弘下言崇崇即弘也未至聖而不已四語只是証欲用其極意不已即進也止即未得中之中也未見其止而曰惜之定以黄説為是語録所謂不極善則不處者盡之矣趙子彤元云不已與不居亦微異不已以工夫言精進不已也不居以地位言謂不肯以此位自居也

大中至正之極文必能致其用約必能感而通未至於

此其視聖人恍惚前後不可為像此顔子之歎乎

徵引易下傳之五章精義入神以致用也上傳之十章感而遂通天下之故

補訓此承上文言顔子求中之功也極大中至正到極處也

集解博學於文而不能致用則汗漫荒唐約以自恃而不能感物則心如槁木死灰皆非聖人之道也故大中至正之極文必能致其用約必能感而通盖其

文也切於理約也常惺惺法此其所以知行兩盡本末相須而不偏也

愚按大中至正之極即聖人之事也論語博約分屬知行此于博曰致用約曰感通又對浮誇與虛寂者言之有知行交互之義宋子銑臣云論語博約夫子所以誘顏子此即指夫子言

可欲之謂善志仁則無惡也誠善於身之謂信充内形外之謂美塞乎天地之謂大大能成性之謂聖天地同

流陰陽不測之謂神

徵引易上傳之七章成性存存五章陰陽不測之謂神

補訓此承上善信大聖而推言善信美大聖神之義也本孟子語而雜引論語孟子易傳之言以明其意

○塞天地謂善量非謂氣天地同流陰陽不測總是不可知之意聖人陰陽合德自不可測

華注此解孟子與朱注畧同但此以形外即屬美為

稍殊耳

愚按志仁無惡成善於身二語孟子朱注採入

高明不可窮博厚不可極則中道不可識蓋顔子之嘆

也

補訓此言顔子求中發嘆之意

補注高明不可窮仰彌高也博厚不可極鑽彌堅也

中道不可識瞻之在前忽焉在後也

愚按道惟彌高彌堅故難以識其中而有前後之

嘆張子方言中言正故於此亦側串言之只借論
語以明已意耳
君子之道成身成性以為功者也未至於聖皆行而未
成之地耳
徵引禮哀公問不能樂天不能成其身○易乾卦初
九文言行而未成成性見上節
華注此亦蒙上章大能成性之謂聖而言
集解成性即成身也盖性者所以為身之理也有内

外無彼此

補注成身成性則至於聖人之地矣未至於聖人之

地皆行而未成者

大而未化未能有其大化而後能有其大

補訓此見化之難也

集解大而未化則理與我猶二也故曰未能有其大

有者體即道用即義故必化而後能

知德以大中為極可謂知至矣擇中庸而固執之乃至

之之漸也惟知學然後能勉能勉然後日進而不息可期矣

徵引易乾卦文言知至至之可與幾也

集解惟知學以下申上文之意知學即是知徳以大中為極勉即是擇執不息至誠不息也即是大中

張注人不知學則是非混淆理欲互乘雖説存誠説力行皆屬淺近之詞惟必先知大中為極然後能擇能執也

愚按此節大意亦見中之不可不知也知大中之

知淺擇執則深矣擇執勉也至之則由勉及安矣不息即所謂至之者也下三句與上意無大異而複言之者蓋上以知與擇執平舉下半段則歸重知學見其為入徳之要㫖也趙子彤元云知學如夫子所謂知之者能勉如所謂好之者○語意云易言知至至之學者能知徳以大中為極可謂知所至之地矣若能擇中庸之理而固執之乃至之之漸也然而知尤要焉人惟知向學然後能勉為

擇執之功能勉為擇執然後所學日進而不息地

位可期而至矣

體正則不待矯而弘未正必矯矯而得中然後可大故

致曲於誠者必變而後化

華注此以矯字明求中之道

補訓學者若本體已正則不待矯揉而能弘未正必

待矯矯而得中然後可大而化故中庸言致曲有誠

者必矯變而後至於化也○體正句與首節得正則

可以弘而至於大同意體者本體之體上未正必矯

下變正言中者以見因正得中耳可大字兼化在内

矯然後大即變則化意故引中庸以結之中庸變則

化謂變化人物此則變謂矯化謂大而化

愚按致曲於誠者謂致其曲以歸於誠即矯未正

以得中之意

極其大而後中可求止其中而後大可有

補注與上大而未化未能有其大之意相表裏

集解前言學者中道而立則有位以弘之又言矯而

得中然後可大茲言極其大而後中可求又先大而

後中者何哉盖以中道而立矯而得中為勉以求中

大槩以中道言此所謂中指聖人之不勉不思從容

中道者也所謂化也

大亦聖之任雖非清和一體之偏猶未忘於勉而大耳

若聖人則性與天道無所勉焉

華注此言大雖幾於中然未能至於化則猶未聖也

補訓伊尹為聖之任大者之任道似之故云亦聖之任非論伊尹任似優於清和但僅能大而未化故不謂之聖

愚按友人宋子鋭臣云孟子曰聖則已是化境止曰任正緣未大此以為大而未化義異趙子彤元云勉而大三字連讀葢自然而大則聖矣

無所雜者清之極無所異者和之極勉而清非聖人之清勉而和非聖人之和所謂聖者不勉不思而至焉者

也

華注此言必不思不勉方是聖然夷惠之聖猶未得為中也

集釋異與人不同而乖爭也

愚按此節孟子伯夷聖之清節朱注採入

勉益未能安也思益未能有也

補注此釋上章不勉不思之意

不尊德性則問學從而不道不致廣大則精微無所立

其誠不極高明則擇乎中庸失時措之宜矣

集解不存心則不能致知此重本之論也

華注不尊德性則徒事口耳之迹豈得謂之道問學乎不致廣大則學不免於支離破碎故曰無所立其誠不極高明則所擇者或不合乎時宜而不自知故曰失時措之宜

愚按此節大意引中庸而釋之以見德性之宜尊所以明求中求正之功也不重釋中庸意○立其

誠只是一盡字言於精微者不能誠以盡之也李

注作反身而誠添出一層○自此以下七節以尊

德去妄相屬妄去而後德性可尊也

絕四之外心可存處葢必有事焉而聖不可知也

補注心可之可當作所

集釋絕四者之私渾然存天理之公矣豈徒靜虛而

已哉

愚按此節大意即論語絕四之文而補足其義

不得已當為而為之雖殺人皆義也有心為之雖善皆意也正己而物正大人也正己而正物猶不免有意之累也有意為善利之也假之也無意為善性之也由之也有意在善且為未盡況有意於未善耶仲尼絶四自始學至成德竭兩端之教也

補訓此承上文絶四而言意之不可有以該必固我也○雖善皆意正明意字正己而物正云云是証雖善皆意重有意正物一邊利之也是心中有所希冀

徐氏謂智者利仁之利恐利仁不宜說壞

補注葉氏曰横渠先生解絶無皆為禁止之意故以

此為聖人設教之道謂自始學以至於成德其所以

克治融釋者不外乎此所謂竭兩端之教也

愚按首四句提出意字正已物正四句借孟子之

言明之有意為善九句正明意之所以為累故聖

人以絶四立教始學成德皆以學者言自初學至

成德皆當絶四是聖人教人之大概具是矣故曰

竭兩端之教舊說謂夫子自始學至成徳皆絶四

與教字意不合宋子銑臣云上節絶四專就聖人

言此節兼教人絶四言以始學成徳為竭兩端與

本旨迥別

不得已而後為至於不得為而止斯智矣夫

發明此聖人因物付物之妙絶無意必固我者

華注為者不預期無意必之妙也止者不留滯無固

我之妙也

意有思也必有待也固不化也我有方也四者有一焉則與天地不相似

補訓此申釋四者見其當絶也四者有其一則心與天地不相似况皆有乎此張子見道語朱子引入論語注

華注天地無心而成化者也無意必固我則聖人亦無心矣

補注葉氏曰意者萌心之始故曰有思必者期望於

中故曰有待固者滯於已往故曰不化我者成於已私故曰有方○或問四者相為終始而曰有一焉何也朱子曰人之為事亦有其初未必出於私意而後來固執而不化者若曰絕私意則三者皆無則曰絕一斯可矣何用更言絕四以此知四者又各是一病

天理一貫則無意必固我之鑿意必固我一物存焉非誠也四者盡去則直養而無害矣

補訓此承上文言絕四者心純乎天理也○天理一

貫即至誠無妄鑿即鑿喪此理也直養無害用孟子語鑿則害無害則無鑿

補注天理一貫上章所謂必有事焉而聖不可知者也

愚按理欲不容並立天理有一毫間斷即人欲有一毫夾雜故天理一貫則無意必固我之鑿下四句一反一正申明其意私有一則妄而不誠私盡去則直養無害而無不誠也誠即天理直養無害

即無鑿上二句從理純説到無私下四句從無私説到理純意互相足○末二句無工夫宋子銳臣云玩一則字與下節然後字不同盖此言成德之事下節則入德之事也

妄去然後得所止得所止然後得所養而進於大矣無所感而起妄也感而通誠也計度而知昏也不思而得素也

補訓此承上絕四而推言之得所止應首節大字亦

應前○意必固我皆妄也妄去然後得所止而正得所止然後得所養而進於大大可兼化下分誠妄妄去則誠計度二句明感通之意言感通之誠不須計度乃不思而得也感而通兼得止得養在内

張注妄非必無所感但不由性中出耳由實理中出自無窒碍昏者見理不明理既素明何待思索

愚按此言學者之事妄去得止俱淺看無所感二句承上妄字以妄與誠對誠謂不雜於妄也下二

句又承感通句以昏與素對昏則不能感通素則不思而得也葢無所感以下止為一妄字作注脚而及感通之義所謂不思而得者對計度之知言非聖人從容中道之謂也○語意云偽妄之心皆足以蔽我而害正必妄心去然後得理之正者而止之得所止然後心得所養可充廣而進於大矣何以謂之妄凡心之無所感而起者皆妄也必感而遂通者乃誠也若計度而知者蔽於物而昏者

也必不思而得者乃理之素明而能感通者也以感通之妙而不容妄念之存得止而大何難哉

事豫則立必有教以先之盡教之善必精義以研之精義入神然後立斯立動斯和矣

補訓凡事豫則立必有教以先之乃謂之豫欲盡教者之善必精義以研究之尤所當豫也能精研義理至於入神然後欲立而斯能立欲動而斯能和矣豈非事以豫而立哉○立以守言動以行言斯立守之

固斯和行之利與本旨不同集解以教民言與上下文意不聯

愚按此節大意引中庸事豫則立叠推以見精義之要也豫者由教而入之謂故曰有教以先之盡教之善者盡得所教之理也精義入神内該得盡教之善意立和借成語以明巳意與三十篇以立民和民言者不同○自此以下雜舉經傳成文皆以明教學之事不専為訓釋之文

志道則進據者不止矣依仁則小者可游而不失和矣

集釋張子以論語四事作兩事説

李注志定則自然有所持守心純則玩物不足喪志

補訓不止謂日有所據非一端也游者玩物適情有

和順從容之意

志學然後可與適道強禮然後可與立不惑然後可與

權

補注釋論語之意

補訓必先志學然後可與適道也必強禮然後可與立也必不惑然後可與權也強有力也強禮謂強立於禮不惑即精義入神意

博文以集義集義以正經正經然後一以貫天下之道

張子經學理窟學大原上篇是集義所生者集義猶言積善也義須是常集勿使有息故能生浩然道德之氣○下篇氣須是集義以生義不集如何得生集義須是博文博文則用利用利即身安

發明此言知之而後行之也

愚按此合論語所言博文與孟子所言集義正經者而通論之葢以此見為學之有序也語類言之非一舊説皆謂言博約之義補訓因之以集義屬博文於理未確○博文則所知者廣而後能事事合義事事合義而後能正生民之經博文以知言集義以行言皆其在巳者正經則兼人巳言至於正經則道之大端克盡而其餘細目皆無不合矣

故曰貫天下之道至當篇天下之達道五其生民之大經乎數語可與此參看

將窮理而不順理將精義而不徙義欲資深且習察吾不知其智也

發明此言不行則亦無從知之也

集解徒致知而不力行以驗之則其所知終不能真且亦不能久也故曰思而不學則殆

智仁勇天下之達德雖本之有差及所以知之成之則

一也蓋謂仁者以生知以安行此五者智者以學知以利行此五者勇者以困知以勉行此五者

補注釋中庸之意五者謂天下之達道

愚按此節朱注以其等而言與此大同而微有異者朱子或問嘗辨之矣曰安行可以為仁矣然生而知之則智之大而非仁之屬也利行可以為智矣然學而知之則知之次而非智之大也且上文三者之目固有次序而篇首諸章以舜明智以回

明仁以子路明勇其語智也不畀矣夫豈專以學知利行者為足以當之乎竊意張子之說本仁者安仁智者利仁而言固善朱子以舜回子路及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為說其理尤精學者不可不知

中心安仁無欲而好仁無畏而惡不仁天下一人而已惟責己一身當然爾

徵引禮表記中心安仁者天下一人而已矣又云無

欲而好仁者無畏而惡不仁者天下一人而已矣

補注釋表記孔子之言

集解無欲而好仁無畏而惡不仁正是安仁

補訓責已一身期乎最上論人必兼取其勉為仁方

見誘進之意

行之篤者敦篤云乎哉如天道不已而然篤之至也

發明此釋中庸篤行之意

補訓張子雜引諸書皆借以示意如達德節見當用

困勉之功安仁節見不可以安仁律人此節見人當篤行也

君子於天下達善達不善無物我之私循理者共悅之不循理者共改之改之者過雖在人如在已不忘自訟共悅者善雖在已蓋取諸人而為必以與人焉善以天下不善以天下是謂達善達不善

補訓達善達不善提起以共悅共改作兩層申其義末說到天下以見達處

高注見人不善如出於己自訟其不能化導也見善必法善在於己矣益取諸人以為善也亦必與人共由焉是之謂達

愚按此節大意見善不善之皆當達也不忌自訟即論語内自訟之意與人用孟子語玩必以字與朱注作助者微異見人不善而引之巳取人為善而復公之人即此是不分物我而達之天下意高注以自訟為自訟其不能化導豈專以為人而後

為達耶且止言及人不言自省亦恐未是

善人云者志於仁而未致其學能無惡而已君子名之必可言也如是

補訓此明善人所以為善人○論語名之必可言與善人無涉張子引來以見善人名為善而實有善可言善與惡對無惡即善

善人欲仁而未致其學者也欲仁故雖不踐成法亦不蹈於惡有諸已也不入於室由不學故無自而入聖人

之室也

補訓此承上文言善人而釋不踐不入之意欲仁句

總下分說

李注有諸已則善而信矣聖人之室美大聖神是也

愚按此節論語朱注採入

惡不仁故不善未嘗不知徒好仁而不惡不仁則習不察行不著是故徒善未必盡義徒是未必盡仁好仁而惡不仁然後盡仁義之道

徵引易下傳之五章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

張子語錄孔子要好仁而惡不仁者只好仁則忽小者只惡不仁則免過而已故好惡兩端並進好仁則難遽見功惡不仁則有近效日見功

發明惡不仁義也察惡未盡雖善亦粗故惡不仁乃所以成仁也令不惡不仁是未必盡義既未盡義將陷於不仁而不自覺故未必盡仁

高注必好仁惡不仁然後不徒善不徒是而仁義兼盡令之惑於佛學者多偏主好仁之説其究至於含糊苟且長惡遂非而後知張子之言為精切也

愚按此節大意釋論語好仁惡不仁而意重在惡不仁邊自是張子所見非但為訓釋之文也

篤信好學篤信不好學不越為善人信士而已好德如好色好仁為甚矣見惡而内自訟惡不仁而不使加乎其身惡不仁為甚矣學者不如是不足以成身故孔子

未見其人必嘆曰已矣乎思之甚也

補注此釋論語之意盖好仁惡不仁非篤信好學者不能也故孔子嘆未見其人

補訓論語云篤信好學若篤信而不好學不過為善人信士在常人中稍為有志而已不能為好仁惡不仁者必好德如好色則好仁為甚矣見過而内自訟惡不仁而不使加乎其身則惡不仁為甚矣學者不如是不足以成身而造聖人之域孔子未見好德内

訟之人必嘆曰已矣乎葢思之甚而云然也○以好學提起好仁惡不仁皆好學裡面事内自訟便能不使加故合用其語不如是雙承好惡論語好德内自訟上皆有已矣乎

遜其志於仁則得仁遜其志於義則得義惟其敏而已

僞引書說命下惟學遜志務時敏蔡傳時敏者無時而不敏也

補注此釋書惟學遜志務時敏之意

補訓書時敏與遜志分兩意此將時字作虛字帶過
而云惟其敏即謂所以遜志者要敏
愚按書遜敏平重此從一務字看出側勢
博文約禮由至著入至簡故可使不得判而去温故知
新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德繹舊業而知新葢思昔未至
而今至緣舊所見聞而察來皆其義也
徵引易大畜卦象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
集解多識以下皆是解温故知新葢思昔未至而今

至又是解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德緣舊所聞而察來

又是解繹舊業而知新言此皆温故知新之義也

愚按此節大意釋論語博文約禮與温故知新之

義以明學之事也○語意云論語云博文約禮可

以弗畔者盖由文之至著以入禮之至簡博以見

道約以體道故可使其不得畔而去也論語又云

温故而知新者由平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

畜德則有舊業矣故可繹之以知新盖人之所知

有思憶昔所未至而今忽有得者有因舊所見聞而知來者皆溫故知新之義也學者博約兼盡新故相生庶幾知行並進而道在我乎○溫故以下最多雜解謂溫故以下皆博文約禮之類者集釋之說也然約禮屬行知新屬知難以貼合補訓已辨之矣謂多識以下皆觧溫故知新者集觧之說也又以思昔未至二句分觧上二句竊謂多識句係成說繹舊句乃張子所自為說難以下二語為

疏觧上句之文皆其義句惟集解李注以為溫故知新之義而皆不能無失餘俱以為由博得約之義失之遠矣竊意上三句釋博文約禮下五句自釋溫故知新但取博文又約禮溫故能知新大意相近故合為一節耳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德只疏一故字舊業即所識之前言往行也蓋字轉下分二意言之昔未至而今至此始疑而終悟者也如子貢之論境知詩是也緣舊聞以知來此觸類而

旁通者也如子夏之悟及禮後是也令之所至所

察之來皆謂新也故曰皆温故知新之義也文義

原自明顯

責巳者當知天下國家無皆非之理故學至於不尤人

學之至也

發明行有不得皆反諸巳則纖悪必除善斯成性矣

愚按此篇大意明不尤人為學之至也不尤意甚

細即論語不知不愠易遯世無悶之旨故以為學

之至

聞而不疑則傳言之見而不殆則學行之中人之德也聞斯行好學之徒也見而識其善而未果於行愈於不知者耳世有不知而作者益鑿也妄也夫子所不敢也故曰我無是也

補訓此合論語數節而言意重在行上聞斯行好學之徒為一節之旨不行僅愈於不知以見必當行下不知而作又甚言之也傳言傳其所聞而言之學行

學其所見而行之分聞屬言見屬行下見聞互看總歸於行○學莫切於知行知行由於聞見如聞而於心不疑則可以傳言之見而於心不殆則可以學行之中人之德大抵如是也必聞斯行者乃為好學之徒而可貴耳若見而徒識其善未能果於行是知而不行僅愈於不知者耳不知則又下矣世有不知而作者蓋由於穿鑿也狂妄也夫子所不敢故曰我無是也人當求知以為行之地而又必行以踐其知斯

為好學者矣

以能問不能以多問寡私淑艾以教人隱而未見之仁也

徵引易乾卦文言隱而未見行而未成

補訓此合引論孟之言而斷之以仁

集解問不能問寡雖曰問之然實有以啟而告之也私淑艾以教人人雖非親受業然實吾之恩澤所及故皆為隱而未見之仁

華注私淑艾孟子本言學者此却在教人者身上説與本義不同

愚按友人趙子彤元云教人言仁似本孟子教不倦仁也而言

為山平地此仲尼所以惜顔回未至葢與互鄉之進也

補訓此引論語而以顔子互鄉証之須善看顔子未見其止不是遽止互鄉雖與其進亦未必能底於成

集釋為山未成一簣顔子未見其止也平地方覆一

薈互鄉方與其進也

學者四失為人則失多好髙則失寡不察則易苦難則止

徵引禮學記學者有四失或失則多或失則寡或失則易或失則止

補訓此釋學記之四失欲人知所救也故舉四者以實之

集觧為人喪已故失之於慕外之多好髙不實故失

之於得中之少事理不察失之忽易問學苦難失於自止此學者當知四失而改之也若為已而不求外務近而不求遠如切如磋以求其容仰高鑽堅以求其中豈有失哉

學者捨禮義則飽食終日無所猷為與下民一致所事不踰飲食之間燕遊之樂耳

徵引書洪範有猷有為有守

補訓此見學者當日從事於禮義即論語飽食節意

猷以謀事言為以作事言

以心求道正猶以巳知人終不若彼自立彼為不思而得也

高注以心求道如以巳知人人與巳二也彼自立彼則與道為一矣

華注即心即矩所謂彼自立彼也程子論孔顔之樂非樂道乃得道故樂與此正相發明

愚按此節大意明勉然者之不能合道也　語意

云夫道固不可不求矣然人之勉以求道猶以心
求道猶視道為心外之物正如以巳知人不能視
人猶巳終不若人之自知而自立者為不思而得
也必也聖人之即心即道而與之一者乃為至乎
○彼字舊說以道言或以聖人言補訓又謂彼自
立彼猶言我自立我皆不免拘泥竊謂彼字即以
人言以心求道不能與道為一猶以巳知人不若
人之自知為真也只大槩喻言不必以彼巳字一

一與心道比合趙子彤元云上知字内有立字意下立字内有知字意知明處當互見之也

考求迹合以免罪戾者畏罪之人也故曰考道以為無失

徵引禮表記仁者安仁智者利仁畏罪者强仁又云至道以王義道以霸考道以為無失陳注盡考稽之道而事不輕舉焉亦可以無失矣

補注釋表記之意

補訓夫考古人之迹而求其合以免於罪戾者是畏罪之人强仁者也故禮曰考道以為無失此之謂也。迹以善者言考道即考求迹合無失即免罪戾也

儒者窮理故率性可以謂之道浮圖不知窮理而自謂之性故其說不可推而行

補訓此見學者貴窮理本中庸率性之謂道以闢釋氏

補注浮圖釋氏也釋氏不知窮理而妄意空虛為性

是其一偏之説不可推而行也

愚按舊説多以率字亦作推行之義竊謂率性可以謂之道即率性之謂道之變文儒者窮理而知萬理之皆實故以率性為道也不可推而行亦茀言其説之偏而難通非謂其性之不可推行也舊亦微誤

致曲不貳則德有定體體象誠定則文節著見一曲致文則餘善兼照明能兼照則必將徙義誠能徙義則德

自通變能通其變則圓神無滯

㬱引易上傳之五章通變之謂事十一章蓍之德圓而神

補訓此釋中庸致曲一節見學者必當致曲也○致曲不貳即曲能有誠也一定之體可見即形也文節猶節文著見即著也一曲致文一曲之誠至於文節著見也餘善謂衆善對一曲言兼照謂無不知即明也從於義即動也德自通變即變也圓神無滯言化

也誠定誠能誠字作苟字看

集解此全與中庸本旨不同姑就此解之不貳誠也

隨其資性之偏而推之以至於誠則其德之所成者

各有定體矣如伯夷之清柳下惠之和是也體象是

連曲字體象誠定則文節必自著見於外雖非全體

大用然一曲既能致文則私意不行而餘善亦可兼

照所謂明也明能兼照則必將知我之偏覺彼之義

徙而從之矣誠能徙義則體用兼備故德自通變通

變者事變多端無不能隨時變遷以通之也通變則

圓神無滯故謂之化

愚按中庸有誠以全體言此不貳即謂致曲之誠

實無二以下皆就一曲言之徒義方及全體之誠

以下皆就全體言之曰德有定體曰體象誠定似

以形為形體之義

有不知則有知無不知則無知是以鄙夫有問仲尼竭

兩端而空空易無思無為受命乃如響聖人一言盡天

下之道雖鄙夫有問必竭兩端而告之然問者隨才分各足未必能兩端之盡也

徵引易上傳之十章易無思也無為也又云問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響

補注此釋論語之意

補訓此節言聖人竭兩端之教也有不知句引起無不知句聖人竭兩端是無不知空空是無知論語解無知實以無知言張子謂無不知則無知過高一層

論語解空空屬鄙夫張子屬仲尼以見無知意下以易引起聖人有問必竭亦是受命如響意而其空空即無思無為也問者隨才分各足只是餘意不重才分者賦才各有分量

愚按此分三截首四句重空空無知意無思無為五句重有問必告意惟其空空所以必竭末二句只帶言之隨才分各足者各因其才質之高下以為所得之淺深也○以下皆言教人之事

教人者必知至學之難易知人之美惡當知誰可先傳此誰將後倦此若洒掃應對乃幼而遜弟之事長後教之人必倦弊惟聖人於大德有始有卒故事無大小莫不處極今始學之人未必能繼妄以大道教之是誣也

徵引禮學記君子知至學之難易而知其美惡

補訓此言教人之事以子夏之言為主而以學記合言之也首二句引起下接先傳後倦為通節正意洒掃數句見當先者不可後惟聖人以下見當後者不

可先論語孰先傳孰後倦謂不分本末先後此謂有當先有當後誰以人言此以事言大德即聖人之德處其極即卒也○試以教人之事言之教人者必知至學之事有難有易併知人之質有美有惡當知誰是可先傳此者誰是將後倦此者若洒掃應對乃幼而遜弟之事當先教之待其長後教之人必倦弊而厭學可見當先者不可後也惟聖人之於大德渾全有始即有卒故事無論大小莫不處其極至令始學

之人未必能繼聖人之事妄以大道教之是誣之也

可見當後者不可先也

華注長後教以洒掃應對是不知至學之易而啟人

之倦也始學即教以大道是不知至學之難而適以

傳之者誣之也

知至學之難易知德也知其美惡知人也知其人且知其

德故能教人使入德仲尼所以問同而答異以此

補訓此承上所引學記之言而申之惡字不可詭壊

皆受教之人但不及善者○所謂知至學之難易者知入德之事有難易也所謂知其美惡者知其人之質有美惡也知其人之美惡且知入德之事之難易教必因其先後故能教人使之入德而有成仲尼所以問同而答異者正以此也

蒙以養正使蒙者不失其正教人者之功也盡其道其惟聖人乎

徵引易蒙卦彖蒙以養正聖功也本義蒙以養正乃

作聖之功

張子語録蒙以養正聖功也是養其蒙以正聖人之功也詳見大易篇蒙無遽亨之理節

李注此以養正聖功為養蒙以正乃聖人之教之功與傳意異

愚按此解蒙字玩語録似指學者言不專指童蒙

聖人盡道如上文知人知德之類是也

洪鐘未嘗有聲由扣乃有聲聖人未嘗有知由問乃有

知有如時雨之化者當其可乘其間而施之不待彼有求有為而後教之也

徵引禮學記善待問者如撞鐘扣之以小者則小鳴扣之以大者則大鳴又云當其可之謂時

性理拾遺張子曰洪鐘未甞有聲由扣乃有聲聖人未甞有知由問乃有知或謂聖人無知則當不問之時其猶木石乎曰有不知則有知無不知則無知故曰聖人未甞有知由問乃有知也

補訓雜引學記孟子之言上下兩截意上言由問而答之下深一步言時雨之化不待問而施○聲藏於鐘無聲而有聲在故扣之即響聖人之知藴於心無知而有知在故問之即答

志常繼則罕譬而喻言易入則微而臧

徵引禮學記善教者使人繼其志其言也約而達微而臧罕譬而喻可謂繼志矣

補訓此引學記之言而釋之主教者言

集解言善教者能感動人使我之志學者常繼之則不必多為譬説而彼自喻矣臧善也教者之言皆人心之所固有而易以入焉則不必顯大其言而善自明矣此亦本學記而不盡用其旨

李注志常繼者上也言易入者次之

凡學官先事士先志謂有官者先教之事未官者使正其志焉志者教之大倫而言也

徵引禮學記此七者教之大倫也記曰凡學官先事

士先志陳注自皮弁祭菜至聽而弗問凡七事皆大學為教之大倫

補訓此又引學記之言而釋之亦重教者言

集解大倫猶言大概大端事著其所主之事而教也如典禮則教之禮典樂則教之樂是也志則不著一事以教之大端而言也

愚按末句而言之云疑志者下有缺文如以字之類大倫宜如集解不必指皮弁以下七事

道以德者運於物外使自化也故諭人者先其意而遜其志可也葢志意兩言則志公而意私爾

徵引禮祭義事父母者先意承志諭父母於道書說命惟學遜志務時敏

朱子曰志者心之所之是一直去底意又是志之經營往來底凡營為謀度皆意也

補訓此又言教者當先意遜志猶為政者之以德化人也借祭義先意承志而言教人與事父母無涉

論語道之以德主為政者言此借以引起論人之意論人謂教人志意俱就學者言先其意之未發而有以遜其志使向於正亦猶運於物外使自化也遜順也

愚按此節以先意遜志為主首二句以論語引起末二句申所以先意遜志之故物舊以上之法制禁令言之與下志意不合竊謂物猶事也道人以德者非俟其事之有失而後正之乃其

仁漸義摩禮陶樂淑有所默運於事物之外而
使之自化也遜其志即道以德先其意即運於
物外
能使不仁者仁仁之施厚矣故聖人並答仁智以舉直
錯諸枉
補訓此釋舉直錯枉使枉者直之意承上文就教人
言可也○教人者分別仁不仁化不仁為仁即舉錯
意不必指定在上

以責人之心責己則盡道所謂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者也以愛己之心愛人則盡仁所謂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者也以衆人望人則易從所謂以人治人改而止者也此君子所以責己責人愛人之三術也

補訓此釋中庸之意朱子取入注中

集釋末句責人當作望人術道也

有受教之心雖蠻貊可教爲道既異雖黨類難與爲謀

補訓此承上教人引論語有教無類二節之文而釋

其意也無類則蠻貊可教不同則黨類難謀極力形容之詞

愚按朱子以類為善惡之殊此以為黨類之類故合二章而為言

大人所存蓋必以天下為度故孟子教人雖貨色之欲親長之私達諸天下而後已

補訓此言大人教人以天下為度而舉孟子以實之言貨色便說與民同言親長便說人人親其親長

其長豈非以天下為度孟子達之天下原說親長此兼承貨色親長說

子而孚化之象好者翼飛之則吾道行矣

徵引易中孚卦彖傳孚乃化邦也本義孚信也○左傳哀公十六年子西曰勝如卵予翼而長之

補訓孚化喻教者之誠心愛養翼飛喻教者之力為輔助吾道行只是有以及人非謂大行於世

發明言其人未向道者不可棄而不教當視之如子

而真誠以感化之如鳥抱卵然其人已向道而為衆所好者不可遽弛其教當輔翼其行如鳥翼飛然

高注子謂凡卵生者孚從爪從子如鳥抱卵衆好亦指羽族言翼飛引誘之也

正蒙初義卷八